

我的姥爷魏巍追悼会的那一天，是北方秋天少有的阴冷天气，寒风中小雨不时飘落。由于遗体告别室不大，前来送行的人，只好在广场上擎着伞等待。这种天气也呼应了姥姥在追悼会前一天晚上为姥爷写下的挽联——“悼战友，天与我同哭。”

### 姥爷的红叶和青松

8月25日，我和父亲捧着姥爷的遗像穿过姥爷经常散步的那片柏树林，上午10点的阳光穿过树梢照在姥爷的遗像上。还是这条路，还是这样的阳光，姥爷和他的家人却天人永隔。姥爷在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只要他在家，每天坚持在这条路上散步，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我陪姥爷在这条路上散步，姥爷看见路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煤块，便弯腰拾起来，走到不远的煤堆，把它扔进去。当时我对姥爷的行动大惑不解。姥爷对我说，那是工人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他们挖煤很辛苦，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要浪费。

姥爷和姥姥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来得不容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简朴。我当时戏言我家也有“四旧”，姥爷的衬衫，领子磨破了换个领子接着穿，此为第一旧；姥爷的布鞋，底儿都快磨穿了还在穿，此为第二旧；姥爷的袜子，不用说，当然到处是补丁，那是第三旧；还有第四旧，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像豆包布一样薄。我总是劝他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破烂处理掉，他们说“旧衣服穿着舒服”。他们穿着朴素，家里的家具也是一样。电视柜、沙发和饭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历史，与我的年龄相同，而衣帽钩以及几个书柜则都算得上是我的兄长或长辈的。直到200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给家里买了第一个DVD。

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爷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和学习。有时我下班回家，看见全楼的灯都熄灭了，只有姥爷屋里的灯还亮着，台灯的光透过紫红色的窗帘，照在窗外洁白的玉兰树上，给人一种特别踏实、温馨的感觉。我上楼时经常看见他伏案疾书，甚至不会察觉我的到来。

除了散步之外，姥爷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春秋季节，家人驾车带他到郊外转转，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姥爷特别偏爱红叶和青松。每当看见这两样景物的时候，他都能站在原地

欣赏好半天。他对我说，他离开朝鲜的时候也是深秋，山里到处都是红叶。朝鲜的山坡上长满了青松。

如今，又是一个秋天，再过几天，山上的叶子就会红起来，我还想让父亲拉着姥爷到门头沟的妙峰山去看看那棵他曾赞美过的不老松。但是，他再也去不了了。

### 与弱势群体同在

姥爷的朋友很多，除了他的战友，他的同志，还有很多生

## 理想与信仰同在

□李唯同

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弱势群体”。这些人来找姥爷，有的是为了叙叙旧，有的则是请他帮忙，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姥爷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拒绝他们的来访，也没有因为事情棘手而拒绝帮助。当然，在他们之间，更不存在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在姥爷看来，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从未把自己从工农群众的队伍中剥离出去。

姥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捡过煤核儿，卖过烟卷儿，替人抄过书，深深体味过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样的，他对在黑砖窑里挣命糊口的工人们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自觉自愿、义无反顾、从而而终地把穷苦人纳入他的视野，不仅仅是出于他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阶级感情，他的痛苦是他的感情带给他的。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不要杀他!!!——我替退伍兵崔英杰说情》《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也谈农民工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他2008年1月出版的《新语丝》中。

### 坚持信仰的人是可爱的人

姥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也正

是他的信仰，塑造了他可爱的人格。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是共产主义。

犹记得当年，当电视剧《长征》在中央一套热播的时候，姥爷每集都不落地看完了，每天都赞美《长征》拍得好。《长征》的片尾曲是著名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姥爷每天都要跟着片尾曲唱两遍(《长征》每天播出两集)。当时姥姥笑着说，“你唱的那个都走调了，就别唱了。”姥爷权当没听见，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字幕，像年轻人去歌厅K歌那样兴奋，眼睛里闪着孩子一样幸福的光。



姥爷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喜怒哀乐很少表现出来，兴高采烈的时候更是不多。在我的印象里，我只听姥爷唱过三首歌，第一首是他曾主动为家人“演唱”的《抗大校歌》，第二首是他在哄我当时年仅1岁的妹妹睡觉时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有一首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曾用采访机录下这段珍贵的声音，但在姥爷过世以后，我不忍再听，却又每次都禁不住想听，每次听的时候都泪流满面。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个慈祥的老人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见识了信仰的魅力，以及一个有信仰的人的高尚情怀。

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全家人扶床痛哭，表弟搂着姥爷的头，喊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舅舅喊着：“红杨树没有叛变!”泪水、呐喊都唤不回姥爷再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我想家人的话，是对姥爷革命一生的一种诠释吧。是的，他今生都在革命，他从未叛变。如果他知道他的家人对他说这样的话，在九泉之下他该是很安然的。

姥爷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教育我们说，要苦读马列，深入群众。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灯红酒绿十分寻常，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在蔓延。在这个社会环境

步予有些慢慢腾腾。  
一个问号忽然跳出：  
“难道孙孙这一辈  
真像人们说的世界太平，  
万事如意，一片光明?”

不，不，人世沧桑，风云变幻，  
人间事往往难以判断。  
三十年前决没有想到今天，  
同样，今天也难以判断明天。

我肩上的这一代，  
也许他们会健康地成长起来，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  
也许资本主义再度复辟，  
他们需要看人的脸色活着，  
做一个驯顺或不驯顺的资本的奴隶。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沉重，  
一步步迈得十分艰难。  
两个女人在后面依然又笑又喊，  
孙孙的小手依然向前，向前。

我又想，  
判断虽然难以判断，  
但总是能够判断。  
前途虽然不能乐观，  
但也无需悲观。  
人类总有智慧和勇敢，  
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艰难。  
不过，人类有勇敢智慧的一面，  
也不是没有弱点。  
一位哲人就说过“人不如猪”  
猪拱到墙角就会拐弯，  
人却往往不会拐弯。  
不会拐弯，不会拐弯，  
头破血流也得拐弯。  
……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又快起来，  
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又跟不上了，  
她们笑着，追着，喘气，  
肩头上的小孙孙也笑得咯咯的。

父亲生性耿直，对马列主义信仰坚定，从不

隐瞒自己的观点。2001年他和一些老同志因为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被责骂并受党内留党察看处分。他心脏病复发，住在北京军区总院，他们当时只限家人探视，阻断了爸爸的社会交往，无任何法律依据地限制了父亲的自由。父亲散步，后面跟随“监护人”，非常郁闷。他晚饭后常一个人走到离医院大门不远的地方等候家人探视。我心痛得掉泪，尽可能早早赶到医院陪他散一会步。我们走到小广场，看到许多孩子穿着滑轮鞋欢快地，满脸是汗地穿梭奔跑，这时爸爸的脸上会露出难得的微笑，说：“不知道小多多(我弟弟孩子小名)会不会滑。”

记得2001年的国庆节前夜，父亲在军区总院院中伴着灯光散步，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正华灯如昼，新志跟我说：“咱把爸爸拉到天安门转一圈，让老爷子高兴高兴?”我有点担心，后面跟着两个盯梢的，生怕爸爸与别人聊天。前几天因为我给爸爸带了一封信，他们把我单独留下进行盘问。可新志说：“管他呢!你带着爸爸往楼北走，我把车停那儿，拐弯就上车，盯梢没拐弯，咱就跑了。”新志这小子挺精的，这一招真灵，我们成功了!我们带着爸爸驶向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天

## 散步

□魏 平

“只有空虚的心，  
才会受到寂寞侵袭：  
再不就是生命枯萎了。”

她又说：“你看我，  
上面承受着无尽的风露，  
下面连接着地下的海涛，  
周围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无边的森林，芳草!  
哪里有什么寂寞，  
我们朝朝夕夕  
都在一起欢笑。”

山桃说过，嫣然一笑。  
像是谁的胭脂瓶碎了，  
星星点点洒满荒山道。  
并记：1988年4月晨散步时偶得，其时，路边确有山桃一株也。

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我们都住在学校，爸爸有点时间来查看我的时候，就带我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爸爸把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兜里，走得很快，我要颠颠地才能跟上他。60多岁以前，爸爸通常还跑上一段，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走得越来越慢，再后来，在房后小路上走几个来回，都要歇上几歇。新志见他靠在那里歇脚时显得很有吃力，就让警卫员小白在他散步的路上，在一棵松树下，用石条搭了一个石凳，新志又用木条为石凳做了一个面。每走到此，爸爸就会坐下，停一停脚步。

我们或朋友有时间也会陪他散步，天南地北随便聊。我会讲我在东北兵团的生活，会讲到听到的奇闻异事，爸爸也会讲他的作品。对描写长征的长篇小說，爸爸曾想过好几个名字：《大地的诗》《云山漫漫》《晨曦》《地球的红飘带》，爸爸征询大家的意见，妈妈和家人都觉得《地球的红飘带》好，新鲜、形象、生动、有诗意。书名确定后，爸爸十分亢奋，一挥而就完成了序言。

家人陪伴爸爸散步，尤其有第三代的陪伴，是快乐的时光。父亲灵感来了，写下了《我驮着21世纪前进》：

我驮着小孙孙在林荫道上走，  
妻子的笑声跟在身后。  
“高兴吗，小妹妹?”  
儿媳也在旁边欢叫，  
小妹妹在肩头伸着小手。

这时，我忽然觉得，  
我是在驮着二十一世纪前进，  
我驮的是鲜花和希望，  
也是光明和欣欣。

顿时我的脚步更加有力，  
就像战争年代那样，  
穿着踢死牛的山鞋，  
步子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跟不上了，  
她们追着，笑着喘气。

可是我走了一程，  
像被石子绊了一下，

父亲平生喜爱散步。自我记事起，他每天散步，早晚两次，不管刮风下雨。下雨时，穿上他的军用胶鞋，打着伞慢慢在雨中走。早上散步前，先打一套太极拳，这是在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任团政委时，向一位国民党将领学来的。他的太极拳，打得很认真，但依我看，那也就是有个太极拳的样子，实在类似做操，活动活动身体而已。之后，走上二三十分钟。如果在家，父亲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辟出自己惯常散步的线路，这些地方一般有花草树木，最好是有高大的树木，爸爸觉得自然界里树木的形态最为美丽，而且昂扬向上。如果外出，那就随遇而安了。海边、山下、庭院，草地都是散步的好地方。

散步时，他会观察四时的景色，欣赏自然界奇妙的变化。“今天听见本年第一次咕咕鸟的啼声，似乎是一只未成年的稚幼而清新的啼声，她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有一次在日记中写：“虽偶有布谷鸟的啼声，但较往年为少，不知是否被捕鸟人捕捉去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对要写的东西进行构思，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昨晚在归途中，一轮颜色暗红的圆月从苍茫的东方的林莽上升起，我已在沉思对所见到的一切如何评价。今晨散步时又集中思考了这些问题。蠡县无疑是现在商品经济路线的一个可以夸耀的典型，然而它究竟是表示了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它究竟是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早晨，对评价《王震传》的文章做了构思。”“散步时想到我在写现实题材的同时，抗日战争的必要人物的采访也可以进行，这样是否会省些时间。”

父亲的不少诗作是在散步时产生灵感的。例如《五线谱》：

屋后/蓝蓝的天空里/画着五线谱，  
五线谱上/是一个一个逗点/一个一个/肥大的音符。

也许你细看/才能看出：  
那不过是一群小麻雀，  
在高压线上歇足，  
偶尔交换一下/闲言碎语。

它们——这些肥大的逗点，  
有时静止不动，就像老唱一句歌，没完没了；  
有时又忽然来个跳跃，  
变换一个新的曲调。

今天起风了，  
高压线随着风/一摇，一摇。  
小麻雀，你今天要唱什么曲调?  
是不是听见/大千世界的流行曲，  
也想赶时髦?

还有一首《山桃》，我也很喜欢。  
在荒僻的山道，  
有一株山桃花，  
正在含苞。

我与她偶然相遇。  
“山桃，你好!”我说。  
“春的消息，  
你捎来得最早。”

山桃淡然，  
“早算什么!早，就是老。”  
“不老!不老!”我连忙说，  
“你的花开得很好：  
只是过于寂寞，开在荒山道，  
纵然俏丽，谁人知晓?”

“寂寞?”山桃觉得好笑。

安门广场，纪念碑在灯光的辉映下分外洁白，分外巍峨，广场上的花坛，广场上喜庆的人们，十里长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爸爸每年国庆都会到天安门转一转，这次令困居医院多日的老人非常非常兴奋，我们看到爸爸久违的心舒气畅，很高兴!转了天安门还不过瘾，我们又带着爸爸到他的战友肖衍庆家，爸爸更高兴了。

回到医院，医院保卫处得知“照顾对象”丢了，紧张极了，正在责问妈妈：“病号哪去了?”妈妈稳坐病房，她说：“我哪知道，你们前边俩，后边俩看着，你们不知道，我哪知道?”

看到爸爸乐呵呵地回到病房，保卫处的干部长舒了一口气，“哎呀，吓死我们了，您跑哪去了?”

“我们就在院子里散步。”爸爸心情不错。“我们怕您跑到美国大使馆。”爸爸轻蔑地一笑，“我跟他干仗干了半辈子，我可不是方励之。”

这回散步散得真精彩。  
2008年，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迎接奥运会的召开。其中有一项活动是要把奥运祥云圣火插上珠穆朗玛峰。那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正在301医院住院，身体非常虚弱。父亲有一个忘年小朋友罗沈茹，她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医院对父亲进行采访。在301医院父亲常常散步小花

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容易禁不住诱惑。因此，姥爷对家中第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也就十分关注。我在英国读书的表弟，刚刚回国，见到姥爷打过招呼，姥爷随即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打有关中国国情的材料，塞到表弟手里，让他马上仔细阅读，而后谈认识，谈体会。

就在姥爷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他往往第一句话就问我：“现在外面有什么消息?快跟我说说。”等我说完当前时事热点之后，他就接着问：“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在我印象里，他和我们谈生活的时候少，谈马列、谈国情、谈时事的时候多。姥爷特别注意了解我们的思想认识，不希望我们走歪路。他希望他的后人，秉承他的信仰，在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希望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认识社会。“你们要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如果不行，至少要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不管你们以后干什么工作，身处什么环境，都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经常这样告诫我们。

马列主义，一个被很多人仅仅当口号使用的名词，现在甚至在“流行”的口号中都不再出现了。在姥爷那里，却有着严整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在一个意识形态漂浮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些有信仰的人越是值得敬重的。

姥爷就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的信仰。在他的晚年，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和他有同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乌有之乡网站曾为他的新书——《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开过一个作品研讨会。参会者中，青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会后出版了《青松与青年》一书。姥爷接到这本书，坚决要看一看。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用一只手把书举起来，能看多少算多少，或者让身边的人给他念。我对姥爷说：“会上发言的青年人都很认同您的观点。他们都是您的追随者。”平时一向十分平静的姥爷竟有些激动，用微弱的声音说：“好，好。”眼中似乎有泪光闪过。

在姥爷去世的前一个月，表弟去俄罗斯旅游，带回一面党旗送给他。姥爷看到党旗非常兴奋，“快把我摇起来!”(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姥爷冲着警卫员说，“快把党旗给我挂在对面的墙上!”他凝视着党旗，像是在欣赏最美的花朵。“你们看着它，谁也不许把它搞走，也不许让它掉下来!”

直到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党旗一直挂着。从挂在墙上的那一刻起，从未掉下来。

园的被竹林环绕的亭子里，父亲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奥运圣火插上珠穆朗玛峰，我听了非常高兴，和中国人民一齐高兴，和世界人民一齐高兴。”这时，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我国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最高峰，它是光明的象征，象征着人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父亲亲笔书写条幅：“欢庆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直播我国英雄的运动员冲击珠峰顶的实况，也同时播出了对父亲的采访，展示了父亲书写的条幅。他的声音像是在珠峰的峰顶飘荡：人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父亲身体越来越弱，但他还是坚持散步，尽管主要是由别人推着轮椅了。他不再说“散步”，而是说：“出去透透气，看看我的小鱼。”在轮椅上，他还是不断观察，关心着社会。看到高高的塔吊，他会问：这些工人怎么上去，他们吃饭、上厕所怎么办?医院病房的高干区又在扩建，他会给医院提意见，说，高干病房已经够多够好了，不要再建了。散步时，精神稍好，他就坚持从轮椅上下来走上几步，他扶着我的手艰难地走着，问我：我走了有50步吗?

父亲离我们而去，每每去陪伴母亲，我还会在父亲惯常散步的地方，在长满青松的小路上走一走。父亲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我好像还在陪着他，慢慢地走。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丛刊2015年第5期目录(总第190期)

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	
《芙蓉镇》与后革命性别·····	马春花
进化论与女权	
——重读《伤逝》·····	岁 涵
论晚清小说“妓女”与“贞女”形象的并置现象·····	刘 莹
马君武“女权”译介中的遮蔽和转换·····	宋少鹏
意识形态与世俗生活夹缝中的底层女性书写	
——重读王安忆小说《流逝》·····	葛延峰
论台湾新世代女作家郝誉翔的“北投书写”·····	王艳芳
史料文献研究	
陈衡哲早年史迹考索·····	黄湘金
论冰心关于文学与写作之演讲·····	赵慧芳
父亲沈仲章忆刘半农补遗	沈亚明
作家和作品	
香港的文学“易”代：从王韬到张爱玲	吕文翠
走向古典理性的启蒙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新解	段从学
重读茅盾《夜读偶记》·····	张慧敏
巴金童话：“使人变得更好”	乔世华
清末民初外国人游记中的新疆“巴扎”(集市)·····	王 敏
论盐谷温对鲁迅小说史的研究影响	张永禄、张 謏
关于《故事新编》	【日】吉田富夫 著
靳丛林 王姗姗 译	
文学史研究	
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检视	
——以武汉《中央副刊》为考察对象	张武军
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叙略	张玲霞、刘博文
三代京味小说比较论·····	王 中
梅兰芳题材小说论略·····	谷曙光
批判写实：在道德盘诘与政治针砭之间	
——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形态之一	杨四平、王 迅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